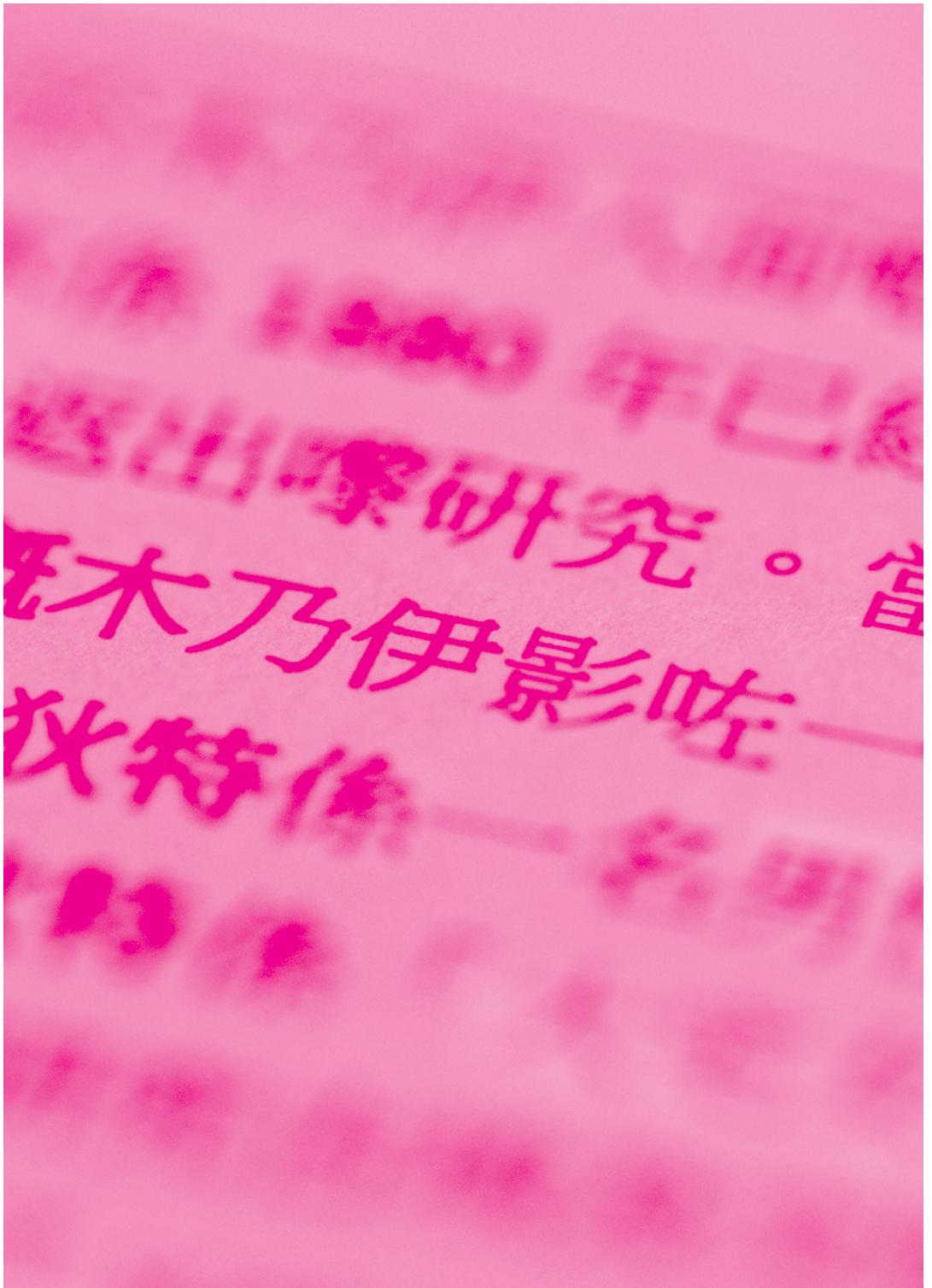


# 得到 的讚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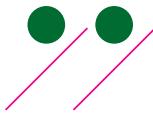


香港口述影像協會  
梁凱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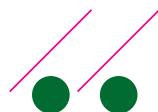
撰文：  
柯詠敏



梁凱程享受口述影像的工作，過程中除了看見視障人士的能力，還令她發現自身的可能性。



夜幕漆黑如墨，第一道劃破夜空的晨光，我們稱之為「黎明」。為視障人士擔任口述影像義工多年的梁凱程，英文名字為Dawning——她的聲音猶如晨光，將視障人士引進電影世界；現在更與他們走到博物館欣賞展覽。健視人士看得到但不等於懂得欣賞，只因「欣賞」從來都不是用雙眼，而是用心和想像去感受。



梁凱程於訪談前兩天傳來了個人背景，學歷一欄寫有專業英語碩士、傳理學學士、傳譯文憑，所修讀的專業無不與語言及傳意相關。及後踏上口述影像之路，也是因為跟自身的專業及興趣緊扣。「口述影像也是溝通的一種，你如何跟視障人士去講有關視覺的東西呢？」自2011年參與工作坊後，梁凱程於口述影像的興趣，不僅是義工活動，她還開始研究口述影像於香港及亞洲的發展，繼而發現相關的資料相當貧乏。「我發現原來沒有人做中文口述影像研究，而亞洲地區也甚少關於視障人士的研究，於是我就決定修讀口述影像博士。」

## 口述影像不是導賞機

## 自製「木乃伊」

文字、影像及圖畫均是符號，口述影像是一門翻譯學問，將影像及圖畫轉換為文字，當中牽涉語調、節奏的控制、詞匯運用等技巧。方法固然重要，但態度更不能忽視。梁凱程會站在視障人士的角度，並不會因為畫面出現親熱場面而模糊帶過。「如果我們因為怕醜而講得很含糊，他們就不會知道發生甚麼事。當然不會形容得很露骨，但除衫是慢慢除、好粗暴地除，整個氣氛已經不同。」梁凱程重視視障人士是否「看得見」，但坊間不少機構仍欠缺這種態度。有位視障朋友曾到博物館看展覽，當他問及職員有沒有口述影像服務時，職員口裡說有，怎料卻遞上一部語音導賞機。「朋友話『你知啦，我睇唔到㗎嘛，你俾部機我都冇用，所以我就走了。』」導賞機的內容主要是展品的背景資料，或作者的生平軼事；展品的外貌、紋理、觸感等描述一切欠奉。「好似之前木乃伊展覽，整個展館都好靚；但博物館最多就是一個標誌——『請勿捉摸』。他們真的說『如果得這些資料，那麼我何不留在屋企聽？』。」

朋友的經歷讓梁凱程發現，口述影像也可以應用於博物館展覽當中。她的辦公室內放有數副木乃伊「棺木」、「眼球」模型及唐三彩瓷器。縱然「棺木」只有手掌般大小，但上面的紋理及皇族樣子均十分細緻。打開「棺木」後，更看見有一條由她親自用紗布包裹的「木乃伊」。除了運用文字描述，觸感也能豐富視障人士的想像。「有位視障朋友看展覽的時候，會將頭靠近玻璃感受它的溫度。他說冷冷的玻璃更讓他擁有身處博物館的感覺。」梁凱程微笑著說。道具造工精細入微，梁凱程指著眼前的「唐三彩駱駝」，駝峰旁還黏著一些泥，彷似剛出土般。「這是真是瓷器來的，不是仿製品。我是拜託朋友，他們再拜託朋友在大陸找到的，所以我都不知道它是從哪裡買回來。」她笑說。



梁凱程會替「永生傳說—透視古埃及文明」展覽提供博物館口述影像服務，視障人士能夠從文字了解展品的外貌，還能感受它的紋理、形狀，豐富他們的想像。

## 老公充當「白老鼠」

為了令參加者享受展覽，無論道具、講稿到培訓口述影像員，梁凱程每件事都親力親為，她自言跟性格有莫大關係。「我是achiever來的，即是定下目標之後，就一定要做得到。」當她決定開展口述影像的工作後，毅然辭退大專講師一職，全心修讀相關的課程，然而當時迎上了人生的抉擇——結婚還是進修。「當時的掙扎是結婚還是讀書。因為一讀就要3至5年了。男朋友就建議說先結婚，然後再陪我到英國。我們結婚第二日還參加了口述影像的活動。」她雙眼瞇成一線笑說。梁凱程能全心投入口述影像的推廣工作，丈夫的支持必不可少。「有時做電影口述影像之前，會要他做『白老鼠』閉起雙眼聽我講一次，再開眼睇返個畫面。他看完之後會說『得喎，有感覺』，就可以繼續做。」

## 難以忘懷的滿足感

從電影世界走進博物館，口述影像員除了開闊視障人士的眼界，還增加他們交流的機會。「跟電影最大分別，是我們講完一部分後會讓他們問問題、發表意見。有人看過『駱駝』之後，說『這是雙峰駱駝嘛，我未盲之前見過㗎。』」從觸感勾起他們的回憶，文字所形容的色彩帶給他們想像，梁凱程說最大的動力是看到他們臉上滿足的笑容和讚美。「他們看完一套戲能夠跟你討論劇情，看完展覽後說好好看——這些簡單的舉動和讚美就好足夠了。」梁凱程滿足地笑說。

一路走來，梁凱程的性格和專業有助她發展口述影像的工作。過程中發現她與視障人士一樣，自己也有意想不到的能力。「以前一路教書，沒有想過原來都可以創辦協會。視障朋友都是有好多想法，可以做到很多事，問題是我們會否認定『佢地都看唔到、做唔到』呢？我們何以不去相信他們的 ability(能力) 和 possibility(可能) 呢？」





梁凱程享受口述影像的工作，過程中除了看見視障人士的能力，還令她發現自身的可能性。

